

中国国家画院 编

中国国家画廊

CHINA NATIONAL ART GALLERY

探索艺术市场 引导艺术投资 创造艺术财富 推出艺术大家 建构艺术价值

总第19辑
2014·02辑



《功甫帖》之争引发书画鉴定真伪之难

《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

《功甫帖》事件中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

苏轼《功甫帖》考辨

《功甫帖》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上海龙美术馆在京举行苏轼《功甫帖》媒体见面会

上博研究员再次指证苏富比《功甫帖》为伪作

驳3月26日钟、凌两位研究员发表质疑拍卖本《功甫帖》文章中错误

关于《功甫帖》事件的一些思考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的读后感

中国国家画院聘任外籍顾问、研究员

裘缉木 赵奇

他，请“佛住香山”

——访收藏家郑华星

黄青《上学去》赏析

赵佶《竹禽图》揭示徐熙落墨法

扶掖与赞助：张敬修与“二居”的笔墨因缘

论篆刻中的做印法

宇宙难容一大千

——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5周年

中国国家画院 编

中国国家画廊

CHINA NATIONAL ART GALLERY

探索艺术市场 引导艺术投资 创造艺术财富 推出艺术大家 建构艺术价值

总第19辑
2014·02辑



《功甫帖》之争引发书画鉴定真伪之难

《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

《功甫帖》事件中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

苏轼《功甫帖》考辨

《功甫帖》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上海龙美术馆在京举行苏轼《功甫帖》媒体见面会

上博研究员再次指证苏富比《功甫帖》为伪作

驳3月26日钟、凌两位研究员发表质疑拍卖本《功甫帖》文章中错误

关于《功甫帖》事件的一些思考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的读后感

中国国家画院聘任外籍顾问、研究员

裘缉木 赵奇

他，请“佛住香山”

——访收藏家郑华星

黄青《上学去》赏析

赵佶《竹禽图》揭示徐熙落墨法

扶掖与赞助：张敬修与“二居”的笔墨因缘

论篆刻中的做印法

宇宙难容一大千

——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5周年

中国国家画廊

ZHONGGUO GUOJIA HUALANG · 2014 · 02 JI

中国国家画院 编 2014·02辑 总第19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家画廊. 2014. 02辑 / 中国国家画院编.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98-5324-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5355号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广 军 水天中 方增先 王 镛 王明明
龙 瑞 朱德群 吕章申 冯 远 许 江
刘文西 刘勃舒 刘曦林 刘大为 沈 鹏
吴山明 吴长江 杜大恺 邵大箴 范迪安
郑欣淼 欧阳中石 杨力舟 郎绍君 赵无极
钱绍武 黄永玉 黄苗子 袁运甫 靳尚谊
郭怡琮 詹建俊 潘公凯 薛永年

编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世宏 王迎春 王鲁湘 王 平 王家新
韦尔申 邓 林 卢禹舜 代大权 田黎明
刘 健 刘 敖 纪连彬 孙晓云 孙景波
李延声 李宝林 宋玉麟 张 晨 张晓凌
张江舟 张祖英 何 洁 何家英 阿 鸽
杨晓阳 陈云岗 陈振濂 陈洪武 陈绍华
杭 间 范 扬 苏新平 赵 卫 赵力忠
胡抗美 康守永 郭润文 郭北平 郭线庐
姜 陆 高天民 唐勇力 曹意强 梁占岩
梅墨生 程大利 彭 德 曾来德 曾成钢
谢志高 解永全 詹庚西 黎 明

市场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捷 李思莫 马五一 甘学军 朱 军
陆镜清 洪 旗 赵 旭 赵 榆 赵 力
杨丹霞 董国强 温桂华

出 版 人 / 武忠平

编委会主任 / 杨晓阳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 卢禹舜

编委会副主任 / 张晓凌 解永全 张江舟 赵 卫
曾来德

主 编 / 张晓凌

执行主编 / 王 平

选题策划 / 马 涛

责任编辑 / 赵启芳 尹帝元

编 辑 / 魏广君 卜登科 董 雷 常 欣 岳增光
尹帝元 杨 涓 张婷婷 谢斯璇 刘 童

责任校对 / 司开江

校 对 / 安晓利

设计总监 / 马 泉

设 计 / 蒋玉强

英文主审 / 王 镛

编 务 / 王 颖

责任印制 / 徐海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管

联系电话 / 010-68479020

电子邮箱 / zhggjhl@163.com

联系地址 / 中国·北京西三环北路54号 邮编 / 100048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 /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 / 230071

营 销 部 / 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mm×965mm 1/16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7-5398-5324-6

定 价 / 58.00元

声明: 本书所有文字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艺术有民族之分，也有地域之别。不过，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艺术却没有无法逾越的藩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任何国家、民族的艺术若想获得长足发展，都离不开对外交流。交流是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意味着从异质文化中获得有益的因素，进而使之成为自身发展的营养。事实上，借助“他者”的眼光，亦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获得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近期，国家画院举行了外籍顾问和研究员的聘任仪式，本辑重点报道了该活动。社会上普遍认为，这一活动显示出国家画院在业务建设上的全球视野和不凡的战略眼光。

本辑简要介绍一批优秀的展览，包括“新中国美术家系列（浙江省）国画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附中60周年校庆展”“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等，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展现了当代美术创作的多样化格局。

在《当代人物》栏目中，本辑介绍了裘辑木和赵奇两位名家的优秀作品。其中，裘辑木在花鸟画领域探索，赵奇在人物画园地耕耘，均有突出成就。《榜上有名》栏目推出刘西洁、巫卫东、乔宜男、郭子良等近些年崭露头角的美术家，借此，读者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适当地借鉴外来艺术语言，同时进一步让笔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作品因而充满了蓬勃生机。

与当前的创作实践一同进步的，还有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本辑刊发了一组研究文章，它们或对美术史的细节或人物个案进行探幽发微，或从宏观文化视野展开阐述，均有新颖的见解。另外，还有文章围绕《功甫帖》展开争鸣，显示出探索真相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这些研究成果，都值得读者朋友们关注。

本书编辑部

蘇軾
功甫
奉議
謹奉別

New Perspectives Frontier Market Hosted by Yin Diyuan

1	Argument over <i>Gongfutie</i> Reveal Problems in Appraisal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Yin Diyuan
2	Explanation of <i>Gongfutie</i> Paper Test Report	Lin Xiao
6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Debate in the <i>Gongfutie</i> Incident	Li Yuelin
8	Research on <i>Gongfutie</i> by Su Shi	Zhu Shaoliang
18	High Quality Image of <i>Gongfutie</i> Disproved Shanghai Museum's "Double Lining": Shanghai Dragon Art Galley Held Press Meeting on Su Shi's <i>Gongfutie</i> in Beijing	Yin Diyuan
19	Researchers from Shanghai Museum Test Again against the <i>Gongfutie</i> in the Sotheby's as Fake	Zhong Yinlan, Ling Lizhong
22	Refute the Article by Zhong and Ling on Mar. 26th on Questioning the <i>Gongfutie</i> on Auction	Li Xuesong
23	Views on the <i>Gongfutie</i> Incident	Lu Zhong
26	New Evidence for the Appraisal of <i>Gongfutie</i> II	Zhong Yinlan, Ling Lizhong
32	Review on New Evidence for the Appraisal of <i>Gongfutie</i> II	Lu Zhong

Focus on Art Scene Hosted by Yang Juan

34	CNAP Hired Foreign Consultants and Researchers	Zhang Tingting
35	Bring the Painting Image into the Calligraphy: Zeng Laid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Held in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South Korea	Xie Sixuan
36	CNAP Shen Peng Calligraphy Art Fund Calligraphy Achievement Annual Award Ceremony 2013	Zhang Tingting
37	Central Fine Arts Academy Affiliated High School 60th Anniversary: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chool	Zhang Xinwei
38	Spread and Form: Art Exhibition of Pan Gongkai	Meng Song
39	Look at this Land: Zhao Qi Art Exhibition Held in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Liu Tong
39	Calm and Moderate: Mei Mosheng Florence Italy Exhibition Held in Italy	Jiang Yiyi

New Examples Contemporary Figures Hosted by Yue Zengguang

40		Qiu Jimu
41	View on Appreciation of Paintings: Modern Style of Qiu Jimu's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Lu Muxun
48		Zhao Qi
49	Epiphany in Life	Zhao Qi

Top List Hosted by Dong Lei and Chang Xin

56		Liu Xijie
60		Wu Weidong
64		Qiao Yinan
68		Guo Ziliang

Collectors Hosted by Yin Diyuan

73	The Person Who Invites Buddies to Xiang Mountain: Interview with Collector Zheng Huaxing	Yin Diyuan
----	--	------------

New Reading Cover Story Hosted by Chang Xin

80	Comment on Huang Zhou's <i>Going to School</i>	Beijing Yingshi Auction
----	--	-------------------------

Appreciation Hosted by Yin Diyuan

82	Reveal Xu Xi's Ink Painting Technique from Zhao Ji's <i>Zhu Qin Tu</i>	Liu Jiuzhou
----	--	-------------

Collector Files Hosted by Liu Tong

84	Support and Sponsor: Ink Relations between Zhang Jingxiu and "Erju"	Chen Guohui
----	---	-------------

Fresh Viewpoint In-depth Research Hosted by Wei Guangjun

88	On Methods of Stamp Making in Seal Cutting	Li Gangtian
----	--	-------------

Investment Suggestion Hosted by Bu Dengke

92	The Universe Pales beside Daqian: In Memorial of Zhang Daqian's 115th Birthday	Zhu Haoyun
----	--	------------

Exhibition Commentary Hosted by Liu Tong

96	A Series of New China Artists —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Painting Exhibition Opened	Zhang Tingting
----	--	----------------

New Horizons Galleries Hosted by Yang Juan

104		
-----	--	--

Informations Hosted by Yang Juan

105		
-----	--	--

Weibo News Hosted by Xie Sixuan

110		
-----	--	--

Elegant Appearance of Council Hosted by Xie Sixuan

115		
-----	--	--

新观察

市场前沿/栏目主持 尹帝元

《功甫帖》之争引发书画鉴定真伪之难	尹帝元	1
《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	林霄	2
《功甫帖》事件中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	李跃林	6
苏轼《功甫帖》考辨	朱绍良	8
《功甫帖》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上海龙美术馆在京举行苏轼《功甫帖》媒体见面会	尹帝元	18
上博研究员再次指证苏富比《功甫帖》为伪作	钟银兰	19
驳3月26日钟、凌两位研究员发表质疑拍卖本《功甫帖》文章中错误	李雪松	22
关于《功甫帖》事件的一些思考	陆忠	23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	钟银兰	26
《〈功甫帖〉辨伪新证（下）》的读后感	陆忠	32

艺事聚焦/栏目主持 杨涓

中国国家画院聘任外籍顾问、研究员 画意入书	张婷婷	34
——曾来德书画作品在韩国国会隆重开幕	谢斯璇	35
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艺术基金2013书法成果年度奖颁奖	张婷婷	36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60年——全面展示附中办学成果	张鑫玮	37
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	孟松	38
这片地呀		
——赵奇绘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刘童	39
从容中道		
——梅墨生意大利佛罗伦萨作品展在意大利举办	蒋轶一	39

新推荐

当代人物/栏目主持 岳增光

裘缉木		40
裘缉木花鸟画的现代风	鲁慕迅	41
赵奇		48
生活的启示	赵奇	49

榜上有名/栏目主持 董雷常欣

刘西洁		56
巫卫东		60
乔宜男		64
郭子良		68

走近藏家/栏目主持 尹帝元

他，请“佛住香山” ——访收藏家郑华星	尹帝元	73
------------------------	-----	----

新闻稿

封面故事/栏目主持 常欣

黄胄《上学去》赏析	北京盈时拍卖	80
-----------	--------	----

佳作赏析/栏目主持 尹帝元

赵佶《竹禽图》揭示徐熙落墨法	刘九洲	82
----------------	-----	----

藏家档案/栏目主持 刘童

扶掖与赞助：张敬修与“二居”的笔墨因缘	陈国辉	84
---------------------	-----	----

新视点

深度研究/栏目主持 魏广君

论篆刻中的做印法	李刚田	88
----------	-----	----

投资经纬/栏目主持 卜登科

宇宙难容一大千 ——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5周年	朱浩云	92
-----------------------------	-----	----

展览述评/栏目主持 刘童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浙江省）国画作品展	张婷婷	96
--------------------	-----	----

新领域

画廊巡礼/栏目主持 杨涓

		104
--	--	-----

艺术资讯/栏目主持 杨涓

		105
--	--	-----

@微新闻/栏目主持 谢斯璇

		110
--	--	-----

理事会风采/栏目主持 谢斯璇

		115
--	--	-----

《功甫帖》之争引发书画鉴定真伪之难

Argument over Gongfutie Reveal Problems in Appraisal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 尹帝元

编者按：2013年末，一幅只有九个字的字帖引发了一场从艺术圈小众话题晋级为公共领域焦点的争议。《功甫帖》事件从2013年9月份开始，一直闹腾到现在，可谓高潮迭起，不断发酵，如今似乎仍看不到尘埃落定的迹象。笔者再一次带领大家梳理一下事件的发展脉络，随后附上近期关于《功甫帖》的文章节选。

回顾争论始末

持续五个月来，围绕《功甫帖》“真伪”的争议，“看真”和“看假”两个阵营屡次交手，互有攻防。先是元旦后，藏家朱绍良公开表态：如果刘益谦不堪其扰要放弃《功甫帖》，他愿意接盘，“资金都准备好了”，并亲自考证撰写文章《苏轼〈功甫帖〉考辨》反驳上博说法。2014年2月18日，《功甫帖》现身北京，借由当日公布的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力证《功甫帖》为真迹，著名鉴定专家徐邦达的弟子萧平，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书画鉴藏家朱绍良、马未都，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肖戈等24位鉴定、收藏、拍卖等专业人士均发表自己推翻“双钩廓填”的说法。

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前两天，3月26日，钟银兰、凌利中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他们在2013年底发文质疑苏富比所拍《功甫帖》为伪作后的又一次公开证伪举动。在最新的这篇文章中，两位研究人员首次公布了现藏于台湾图书馆的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信息：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元汴（字子京，1525年—1590年）三印和梁清标（1620年—1691年）的两枚藏印，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尺寸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不同，明显属于两件作品。3月28日，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中，《功甫帖》独占一间近80平方米的展厅。4月1日，保利古代书画专家李雪松撰文《驳3月26日钟、凌两位研究员发表〈功甫帖〉文章中的错误》。4月8日，藏家陆忠十问上博专家《缘何“发难”〈功甫帖〉》，4月9日撰写《关于〈功甫帖〉事件的一些思考》一文。

4月16日，上海博物馆再度发布新证，通过剖析鲍淑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交往事实，以证明《功甫帖》墨迹本为伪作。5月5日，藏家陆忠再驳上博凌利中的：讲故事缺起码证据。

市场行家与博物馆专家

对普通人而言，想要真正看懂上博三位研究员长达1.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并非易事。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发表文章指出该《功甫帖》为伪本，苏富比拍卖行则坚持《功甫帖》为经过高端技术检验过的真品，并引用业内两大泰斗张葱玉和徐邦达的鉴定作为辅证。

而后，单国霖先生又发表文章《苏轼〈功甫帖〉辨析》，称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铃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铃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铃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铃“□□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铃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铃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羲”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镠、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此观点是否与上海博物馆另两位研究员的观点存在分歧？三位专家两个意见？

而另一个疑惑是：为什么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抛出问题后，市场里的很多行家都在引经据典进行考证，学术争辩的发起方却无言论？

我们抛开《功甫帖》来看上博珍藏怀素《苦笋帖》。

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苦笋帖》，是迄今传世的怀素作品中一件没有争议的真迹。此帖绢本，纵25.1厘米，横12厘米。帖前乾隆引首“醉僧逸翰”四字；帖后有宋米友仁、聂子述，明项元汴，清李佐贤等人所作题跋；又有宋“宝庆改元（1225年）九月九日重装。松题记”款，据专家考证，应为《兰亭续考》编者俞松所书。此帖铃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欧阳玄印”以及项元汴、乾隆内府诸印。

此帖宋时曾入高宗绍兴内府收藏，后历经元欧阳玄，明杨士奇、项元汴，清安岐、乾

隆内府、永瑆、永理、载滢等递藏。陈继儒《妮古录》、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等著录；曾刻入《大观帖》《三希堂续帖》《诒晋斋摹古帖》等汇帖，可谓流传有绪。

12月30日《东方早报》刊载《上海博物馆研究者回应研究〈功甫帖〉原因》一文，新的观点是：

而通过对拍卖本《功甫帖》的研究，研究者或将再一次重新反思徐邦达先生对《功甫帖》的那短短评语。

当然，其实无论是徐邦达先生抑或启功先生、谢稚柳先生等书画鉴定权威，生前难免也偶有争论或看“走眼”之处，从这一角度而言，倒也未必完全迷信权威。同理，对于上海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即将公布的关于《刘锡敕》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也尽可讨论。

现在为何用徐邦达先生几十年前就看真的怀素《苦笋帖》的言论？以肯定自己的学术实力？这篇文章是抄袭吗？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明确已对《苦笋帖》论证为真，那是不是说上海博物馆研究者肯定徐老的观点了？在上海博物馆研究者三篇关于《功甫帖》的文章中不是明确指出徐、启、谢三位先生看走眼了吗？（其第一篇文章“双钩廓填说”；第二篇未见梁清标印之说；第三篇不是“双钩廓填”了，是流水线造伪说，太平军从《苏米册》中仅撕下《功甫帖》而毁之。）现在力挺怀素《苦笋帖》是在转移大家的视线？真伪问题到底是不是老先生更看得准，更权威呢？“双钩廓填说”何时能说清楚呢？真的拭目以待。

【后记】《功甫帖》的争论或许还会持续下去，希望《功甫帖》事件的发酵持续向学术研究、探讨方向深挖，也不断向关心它的公众普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常识，而不要再看到从争论伊始蔑视前辈而贬斥他们“走眼”，到《苦笋帖》抄袭徐老鉴定意见类似事件的发生。今天的书画鉴定研究者们应在喧闹的功利社会中静心参悟，不要再上演“金缕玉衣”“玉凳”的传奇。

《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

Explanation of *Gongfutie* Paper Test Report

□ 林 霄

本人受香港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于2014年2月15日，在北京对纽约苏富比2013年9月拍出的苏轼《功甫帖》进行了一次无破坏性纸质、背光照相、厚度测量、微观目视检测。根据《“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检测报告》，对《功甫帖》的纸质、修补状态、书写墨色变化现象解读如下：

《功甫帖》的纸张问题恐怕是有关《功甫帖》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纸张在鉴定中当然是一个关键证据，如果一件宋代书札用的纸张被证明为明代纸，就毫无疑问可以判定为伪作。但是纸张鉴定目前是一个难题，还有待科学的进步。以目测判定年代久远，实在不可靠。

结论一：《功甫帖》用纸不是“罗纹纸”

宋代纸张已经具有了后代大多数纸张的类型，除了金粟山藏经纸、澄心堂纸为宋代所特有，其余种类基本后世也有，门类繁多，即使没有见过的纸张也不能排除是宋纸的可能性，所以一般人不以《功甫帖》的纸张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

但是现在有人提出《功甫帖》用的是“明代罗纹纸”，如果能够成立，这可是足以一枪毙命的证伪证据。

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罗纹纸。

罗纹纸宋代就有，宋代罗纹纸与明代罗纹纸外表上看不出明显的区别。所以若从外表上判定罗纹纸是明代的还是宋代的，也缺乏足够的判定依据。

潘吉星先生在其《中国造纸史》一书中，根据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写到罗纹纸的制作方式：抄纸以后“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纹者，谓之鱼子笺，又谓罗笺”（潘吉星：《中国造纸史》，242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不论“罗笺”和“罗纹纸”是否是同一种概念，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罗纹”是一种在涂布物上后加工的痕迹。

所谓的罗纹不同于抄纸时留下的“帘纹”。为使纸张表面光平，在涂布的填充料上用机械方式压上“罗纹”，而且罗纹间距较小，以本人观察过的明代罗纹纸，“罗纹”与“帘纹”方向是垂直相交的，在背光下可以清楚看到横竖交叉的“经纬布纹”，而不背光时，只能通过“断墨效果”看到罗纹。

罗纹纸的特征很明显，纸张表面有细密起伏的波纹，不论是宋代罗纹纸还是明代罗纹纸，书写过后，皆能在局部显现密集的“断墨效果”（图1），密集到什么程度呢？每厘米间隔有14~15条罗纹，每两条间隔不到1mm。如果微

观目视，即可看见纸张表面明显的“压痕”。

潘吉星在20世纪90年代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检验了各种古纸标本，其《中国造纸史》一书的“宋元时期书画用纸一览表”中，有米芾《新恩帖》的检验说明：“白色，纤维束少，纸厚，纸上有细的布纹，即所谓罗纹纸”（潘吉星：《中国造纸史》，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米芾《新恩帖》有清晰图版，比较明代罗纹纸与宋代罗纹纸的细密断墨效果（图2），可以看到，宋代罗纹纸与明代罗纹纸的断墨效果是相同的。是否有断墨效果，也是从书法作品的照片判断是否是罗纹纸的依据。

而在《功甫帖》上看到的，明显是抄纸过程产生的横向“帘纹”而不是后加工的细密“罗纹”，所以《功甫帖》用的不是罗纹纸。



图1 罗纹纸在背光下可以看到横的帘纹以及竖的罗纹，造成断墨的是罗纹。



图2 左为宋代米芾《新恩帖》，右为明代王宠信札，宋代、明代罗纹纸的断墨效果一样。

结论二：《功甫帖》用纸与一种已知的宋纸形态十分相近

《功甫帖》用纸的特别之处是，这是一种横向抄纸帘纹间距较宽的纸张，而且纸张表面没有涂层或填充料，抄纸帘纹造成纸张表面的波浪起伏，历经岁月污染，使得表面的帘纹在视觉上明显加强，这种特征的纸张是否

能够在已知的宋代作品中找到？如果找不到，不能证明这不是宋纸，但如果能找到，却是能够证明这是宋纸的。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李建中（945年—1018年）《同年帖》图版，从照片上看，此帖是写在两种不同的纸上，前半部为可见帘纹的纸，后半部为压花水纹纸，其前半部分用纸

的帘纹与《功甫帖》帘纹非常相似。（图3）

所幸潘吉星先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检验过这件纸张，留下清晰的记录，在“宋元时期书画用纸一览表”中，《同年帖》帘纹间距测量数据为0.15cm（潘吉星：《中国造纸史》，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根据这次的检测，《功甫帖》帘纹间距是多少呢？《功甫帖》帘纹十条之间的平均间距是1.52cm，也就是两条之间的平均间距是0.152cm。若去掉小数点后三位数的误差，与潘吉星先生的测量距离相等。

另外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致知县朝奉》札图版，也是与《功甫帖》相似的帘纹，根据二玄社复制品测量其帘纹宽度，正好接近每十条之间的距离为1.53cm，去掉小数点后三位数的误差，平均每两条间距为0.15cm。（图4）

可以先得出一个“猜想”性质的结论：《功甫帖》用纸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建中《同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致知县朝奉》札是同一种纸。

若要证实这个猜想，只需要将《功甫帖》与《致知县朝奉》和《同年帖》中任何一件放



图3 《功甫帖》（左）与李建中《同年帖》（右）帘纹间距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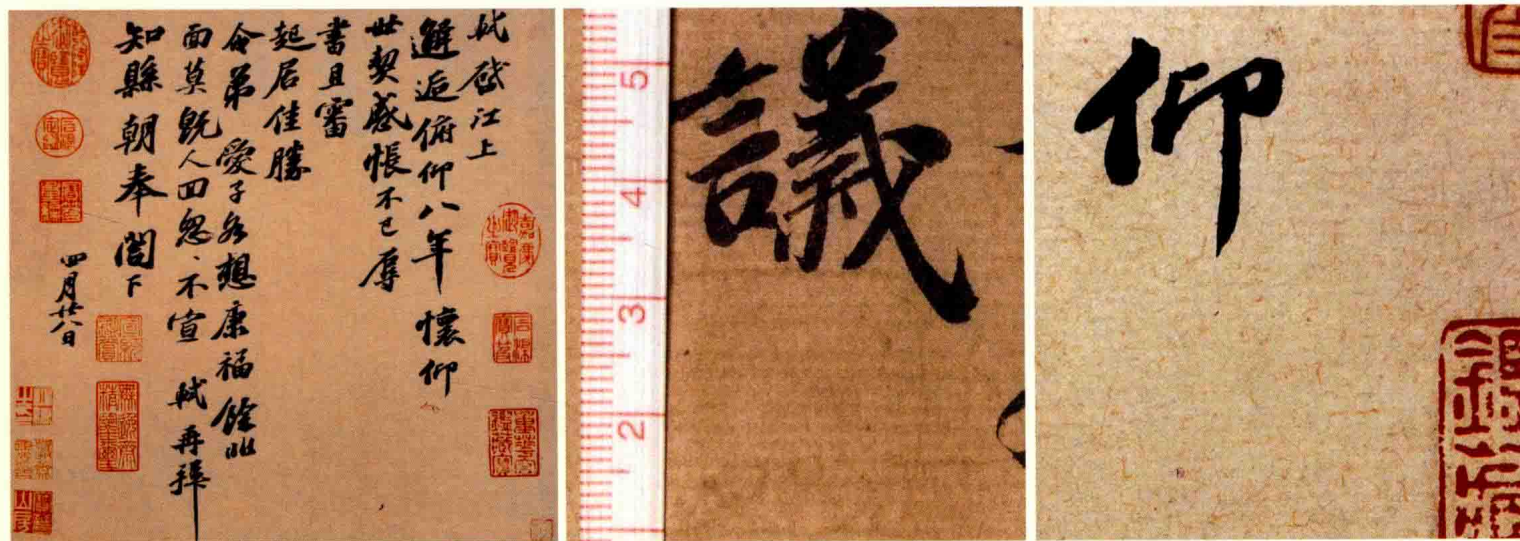


图4 《功甫帖》与苏轼《致知县朝奉》札的帘纹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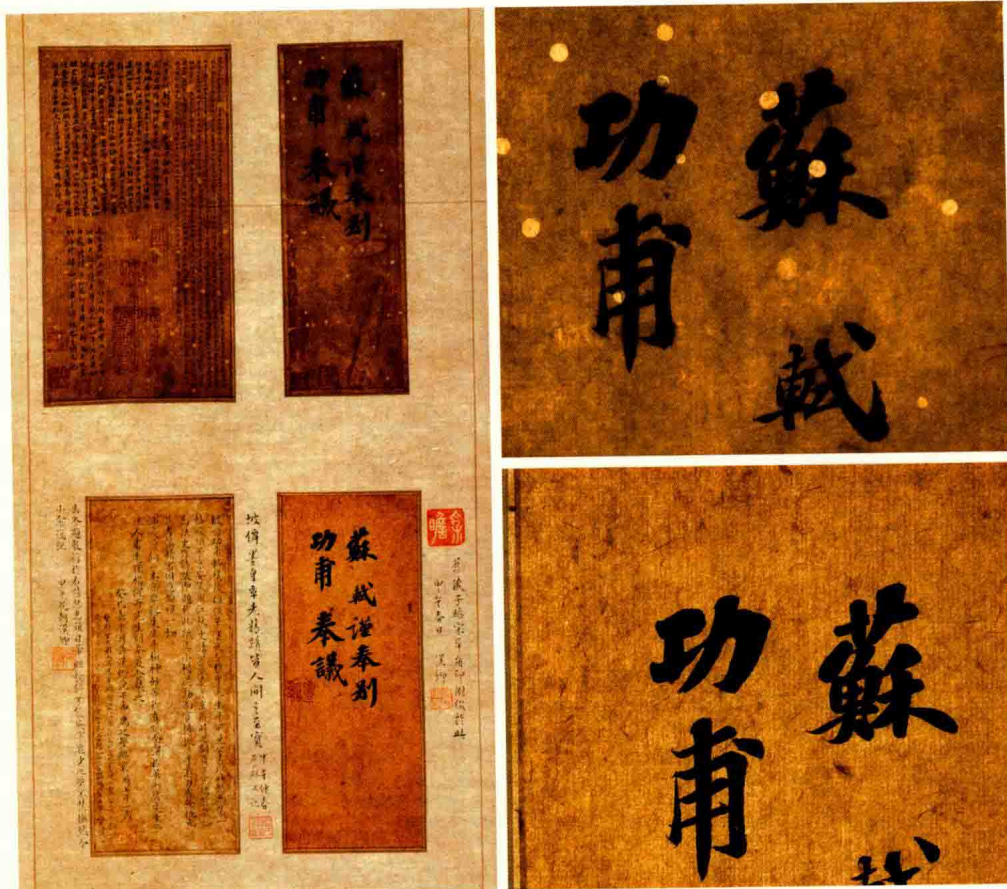


图5 相同背光光源条件下比较照片，可以发现《功甫帖》纸张较厚，而且透光性不如勾摹本。虫眼为底部衬纸的透光度。

在一起比对造纸原料，纤维就会有确定的结论。这是只要有条件就能被验证的“猜想”。而且其中一帖正是苏轼书札，若能证实，具有特别的意义。

检验报告证实《功甫帖》纸张的主要原料是麻，纤维偏粗，也有少量非麻类的絮状物。

《功甫帖》用的是一种麻纸，外观形态与

已知的宋纸非常接近。是否是同一种纸张？有待进一步检验。

结论三：《功甫帖》纸张较厚，不适合精细勾摹映写

《功甫帖》用纸与翁方纲勾摹本纸张厚度比较，这是在相同背光光源条件下，照相机一次拍下的照片（图5）。

可以发现，《功甫帖》的透光度是最低的，特别是在虫眼位置由于只有底部两层衬纸，还显出较高的透光度，而非虫眼部位的纸张明显要比背后透光的衬纸厚许多。

由于经过了装裱，无法直接测量纸张的厚度，但由于这两件是裱在同一轴上的，可以通过测量两者的厚度差别，得出《功甫帖》用纸与勾摹本厚度的差值。

根据检验报告，连裱衬纸在内，《功甫帖》部位厚度平均值为0.235mm，翁方纲勾摹本部位厚度平均值为0.166mm，直接可以得出《功甫帖》纸张比勾摹本厚0.069mm的结论。

如果以每个部位三层纸张计算，平均每一层纸张厚度为0.066mm，则0.069mm的差异相当于《功甫帖》纸张厚度是翁方纲勾摹本的一倍以上。

如果再加上勾摹本用的薄纸厚度，以我找到最薄的0.02mm薄棉纸为例（图6），《功甫帖》纸张厚度起码达到0.089mm，比四张薄棉纸的厚度还大。

要知道双钩廓填的前提是要有薄而透光性好的纸张，古人还在薄纸上施蜡以增加透光度，才用于勾摹，而《功甫帖》用纸偏厚，而且麻纤维较粗，也没有施过蜡，所以不适合用来勾摹，而翁方纲勾摹本的纸张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从纸张厚度也可以排除勾摹的可能性。

结论四：《功甫帖》是自然书写

在以上鉴纸的基础上，仔细检验《功甫帖》的笔墨书写状态，并且对着光源观察，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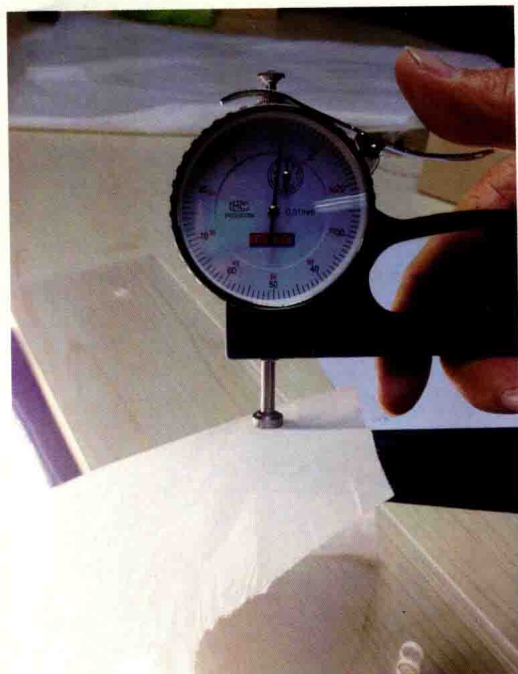


图6 找到最薄的薄棉纸，测量厚度为0.02mm。



图7 右为《功甫帖》背光照片，虫蚀与修补部位明显。



图8 《功甫帖》上填墨修补过的痕迹，右为背光照。



图9 比较《功甫帖》(左)与勾摹本(右)的特征,“奉”字提笔处、交叉处墨色较浓,右为勾摹本;“议”字交叉处、回锋提笔处墨色较浓,右为勾摹本;“轼”字偏锋勾提产生的左边墨浓,右边墨浅,以及自然墨缺状态,右为勾摹本;“别”字笔画交叉处墨浓,游丝健劲清晰可显,右为勾摹本。

了几处修补过的地方有填墨痕迹,其余部分皆为自然书写。(图7)

《功甫帖》填墨修补过的几个地方:

第二行的“功”“甫”“奉”“议”四个字在虫蚀处进行过填墨修补,出现非自然书写的痕迹。(图8)

怎么判断是否是自然书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证据:1.回锋提笔处墨色较浓;2.笔画交叉处墨色较浓;3.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产生不规则缺口;4.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5.自然有力的游丝。如果这些证据都能够在背光照片上清晰看见,就可以判定是自然书写。

对照与翁方纲勾摹本在背光照片上的明显差别(图9),随意找出几处,箭头指出的地方皆为自然书写的特征,其实每一处皆然。

这次近距离检测,还无意中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一笔自然游丝,这是勾摹本绝对不会出现的。(图10)

因此,《功甫帖》是自然书写的结论可以确认。

其他信息

《功甫帖》上的虫蚀痕迹有两种:一种是南方蛀虫,特征是横向虫蚀;一种是北方蛀

虫,特征是钻洞式的虫蚀形式。在翁方纲的题跋纸上只有一种虫蚀痕迹,全部是北方蛀虫的虫洞,没有南方虫蚀痕迹。翁方纲勾摹本用纸则没有受到虫蚀。

因此可知南方虫蚀在前,北方虫蚀在后,北方虫蚀的时间在江德量收藏时期,翁方纲题跋之后,在许汉卿重裱之前,翁方纲勾摹本由许汉卿装裱在一起,故没有与《功甫帖》以及翁方纲题跋一起受到虫蚀。这些信息与已知的《功甫帖》流传经历皆没有相悖之处。

综议

以上分析“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检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有:

- 1.《功甫帖》用纸不是罗纹纸。
- 2.《功甫帖》与已知的宋代李建中《同年帖》、苏轼《致知县朝奉》札同为外观形态非常接近的纸张,是否是同一种纸张,有待进一步检验。
- 3.《功甫帖》用纸偏厚,透光性不好,原料主要是麻,纤维偏粗,不适合勾摹或者映写。
- 4.《功甫帖》是自然书写,而不是任何一种勾摹方式。

《功甫帖》上的藏章研究的新进展是,发现“义阳世家”两个半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三件北宋人信札上的藏章为同一方。赵华先生考证其为南宋傅清叔藏印,虽然从严谨性来说,还缺乏文献进一步证实,但可能性极大,因为从印章风格上判断,“莆田傅氏、清叔玩府”连珠印也是南宋。因此这个结论作为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猜想”可以成立。这就将《功甫帖》的收藏史从清中期的安岐一下子提前到了南宋。在未得到文献证实或者否定之前(比如发现在南宋以后的作品上出现这些藏章),作为科学“猜想”,《功甫帖》被南宋傅清叔收藏的结论,是可以被接受的。有关论文请看赵华博客《“义阳世家”藏印断代与〈功甫帖〉的早期流传》,这里就不再赘言。

古代书画鉴定有鉴真与鉴伪,为什么说鉴伪容易鉴真难?因为鉴伪的方法有很多,只要一条成立就可以。而鉴真的方法有没有?严格地说,世上还没有一种鉴真的方法。你有一千条支持的理由都不能从严格的意义上“证明”

真。在没有可以说话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笔录监控录像的前提之下,印章鉴定、纸张鉴定、笔迹学鉴定就成了相对有效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背后的科学依据是概率学。

笔迹学的基础是以笔迹特性是异于常人的特征作为价值取向,越是特别的特征,价值越高,也就是与他人重合的概率越低。用容易听懂的话说,笔迹学的符合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如果流传印章与另外三件自乾隆时期起就从未离开过清宫,后又转移到台北的三件北宋人信札上的南宋收藏印相符合,这又是一个“低概率事件”。而且这个收藏印章还是来自从未有人研究过的收藏家,印章风格又符合南宋风格,这个概率就更低了。

这种低概率事件的重合虽然还是不能从严格意义上“证真”,其实从概率学上得出的结论是,它“不真”的概率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笔迹学上的相符就好比在纽约大街上遇见失散小学同学的概率,那么印章重合就好比又一次在纽约大街上遇见另一位失散小学同学的概率。

《功甫帖》是伪作的概率有没有呢?理论上说,有,是两个概率重叠的概率:好比在纽约大街上同时遇见两位失散小学同学的概率。这是一种几乎无限接近推理为“真迹”的结论。

书画鉴定并不是一门神秘玄乎的专业,也并非只有某种资格的人才能掌握的学问。就好比刑事侦探,只要按照科学的逻辑理性地分析,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应该是人人都可以学习掌握的。而且科学方法的鉴定是建立在严格的证据以及逻辑推演之上,用所有人都能够听懂的话论述,就是用同样的方法,重复这些过程,任何人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有人说《功甫帖》缺乏“神采”,“神采”是主观判断,因人而异,所以不可以作为判定依据。张葱玉、徐邦达读出了《功甫帖》的精彩,说:“神采奕奕”,有人读不出来,也不奇怪。至少当我读出了它的神采时,深深服膺于前辈大师的眼力,他们可以不用如此繁复的论证叙述方式告诉大家何为“神采”,但我们这一代不能,这就是时代的区别,也未尝不是进步。



图10 言字旁超长的自然游丝,这是肉眼难以发现的。

《功甫帖》事件中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Debate in the *Gongfutie* Incident

□ (美国) 李跃林



引起争议的苏轼《功甫帖》

《功甫帖》真伪辨掀起巨大的社会波澜，不少人认为这次论辩是市场与学术、民间与官方的对立，也有人感叹这次是因为大师们的相继去世，造成了鉴定界的真空，还有人提出要建立权威的鉴定机构来确立鉴定标准，更有人提出“《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

情况是这样吗？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次论辩所牵涉的有关鉴定本身的基本方法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鉴定方法和标准？真的是专职的博物馆研究员们说了算？是一定要起前辈鉴定大师们于地下才能定论？还是必须以证据和逻辑的科学方法为依据的结论才是正确的？

一、科学和科学的鉴定方法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科学。和鉴定一样，很多人把科学看得很神秘，很玄奥，以为一定要天才、大师们才能谈科学。但事实上，科学的全部法则只有四个字：证据、逻辑。

这里说的证据不是个人的感受，也不因个人的感受和判断而改变。证据可以是数据，可以是图像，可以是逻辑的表述，但是，共同特征是：任何其他学者都可以依据你所提出的证据和获取证据的道路方法，再次独立获得同样的证据。这也是科学界中同行评议系统的基础。这一点在现代各门学科中已经被确立为基本法则。现代的全部科学教育的核心，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就是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在西方，甚至从小学、初中就已经开始培养这种思维方法。

逻辑就是建立各个证据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你用逻辑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别人也能够用逻辑的思考独立推导出，否则就不是学术，而是神学，是迷信，是伪科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哥白尼根据天文观察的数据和逻辑的思考提出了“日心说”，而基督教徒根据自己的信仰、想象和直觉，总想证明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最后在种种客观证据的压力下，不得不勉强承认“日心说”。这就是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别。

所以，科学研究成果的论证和成立与否，不是专职研究员说了算，也不是大师说了算，而必须是由大量研究人员不断独立地检验其所依据的事实和得出结论的逻辑。这就告诉我们，科学的鉴定一定是基于证据收集和逻辑分析的鉴定。而伪科学的鉴定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或是其证据不可靠，或是其逻辑违背常理。

二、上博研究员对《功甫帖》的鉴定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伪科学

对《功甫帖》的鉴定说来，证据是什么？

是我们所知的一切苏轼书法材料和《功甫帖》上全部的信息，包括印鉴。逻辑是什么？是材料之间的关系及这些材料与《功甫帖》真伪之间的关系。

上博研究员在他们的论文中不是没有提出证据，但是他们的证据无法被独立地验证。譬如说，单国霖先生认为《功甫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而钟银兰、凌利中两位先生则认为：“所见‘墨迹本’失却了苏书稳健浑厚特质，尤其是出现了种种非自然书写的特征，与苏氏书艺差距甚远。”以至于“‘墨迹本’所显示的用笔风格属性，亦远不及后世承学苏氏家法的名家如欧阳玄、牟应龙、吴宽等”。这些论述其实不是证据，而是主观的判断。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中，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判断，但是这些判断必须能够被恢复成证据与论述。而上博研究员论文中的这几句话无法复述成有证据的结论，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事实和逻辑的错误。其根源是在没有大量考察苏轼传世墨迹的情况下，就对《功甫帖》的艺术水平和点画特征贸然做出判断，把书法一般特征、苏轼书法特征混为一谈。更为甚者，在构筑证据链时，用来证伪《功甫帖》的竟然是细节的丰富程度远远不及《功甫帖》墨迹的刻本。这样的思维是完全违背常理的本末倒置。

上博研究员逻辑上的错误更是各种各样。一者，是用“稳健浑厚”这类可以应用于描述书法史上至少百分之五十的作品的形容词来界定苏轼的书法，作为鉴定的标准去研究《功甫帖》。《苏轼全集》一共120万余字，作为一个绝世的天才，他的全部作品岂能都为“稳健浑厚”之类的词汇所范围？二者，上博研究员的论文的另一隐含的逻辑错误就是把真伪鉴定与自己对作品的完美与否所下的结论加以等同，这更是一个值得严重警惕的论调，在这个论调下，可以把任何真迹都判定

为赝品，完全背离鉴定的基本目的，逻辑性何在？

对《功甫帖》上印鉴的认识，上博研究员的报告也是如此。钟银兰、凌利中两位先生定本幅之上的“安仪周家珍藏”“世家”印为伪印，单国霖先生则定另纸之上的“翁方纲印”为伪印。而他们运用、依赖的全部工具，竟然只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任何工具书、任何字典都不可能包罗万象，有待于不断地丰富完善，是一把不完善的尺子。用一把有限的印鉴的尺子，去丈量丰富多彩且仍然蕴含着未知的古代书画的世界，人为地限制了证据的来源，已是画地为牢。未被此书收录的印鉴就断然判伪，更是削足适履。不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贸然否定自己所不知道、不能理解的现象的真实性，是任何学术研究的致命错误，更是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大障碍。

当然，如果上博的三位专职研究员真的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并用逻辑来把这些证据协调起来，不论结论如何，仅仅是其论证过程，仍然会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不论是科学界，还是艺术史学界，都有过这样的先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违反逻辑的伪科学的思维成为文章的主导，他们一再犯逻辑和事实的错误，导致整个报告没有任何对艺术史研究有价值的技术的或思想的贡献。其根本症结就是他们时时刻刻在使用的鉴定方法不是从证据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这个方法只能称为伪科学。上博古代书画收藏丰富，唐宋元的名迹无数，更藏有苏轼的《祭黄几道文》等真迹，而研究员们只凭自己的想象写出这样的鉴定报告，实在是憾事。

三、科学地分析《功甫帖》

相反的是，在《功甫帖》论辩期间，我与其他一些非博物馆专职学者利用现代影像和印刷技术的发达带来的已经大众化的丰富的高清书、画、印材料，从不同的方向入手，提出了大量的客观证据，证明了上博专职研究员结

论的荒谬。无论是对《功甫帖》书法本身还是印鉴的判断，我们首先从收集材料入手，让证据自己说话。所有客观信息都表明：《功甫帖》所展现的书写特性、点画特征，与苏轼传世墨迹的特点是一致的，其中所展现的高超的用笔技术，绝非摹写者所能达到，其点画的形态，更绝非双钩填墨所能做到。在印鉴上则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用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证明了《功甫帖》上的全部印鉴无一伪作，完全有据可查，并且解读了其中所包含的可靠的南宋收藏家印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得出这一结论的不是零星的非博物馆学者，而是一批这样的非博物馆专职学者。这批非博物馆学者提供的这些直接和间接证据，让上博研究员所构筑的“《功甫帖》是清代摹本”这个空中楼阁完全失去依托，轰然倒塌。

四、鉴定必须遵循科学的思维方法

有人认为，造成这次辩论的原因是老一辈鉴定大师们的相继去世，使鉴藏界失去了指南，更有人提出要建立国家的权威鉴定机构。这些想法的中心就是不准备相信自己，也不准备相信未来。不仅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是准备再一次向伪科学低头。什么是鉴定大师？什么是专家？他们不过是材料掌握全面，并遵循逻辑思维规律的学者。徐邦达先生号称“徐半尺”，不是因为他有魔法，有神力。他对任何一件书画的判断也是建立在图像证据之上的，建立在符合逻辑的正常思维之中的，并获得过很多经得住同行考察的鉴定成绩。换言之，如果脱离了证据和逻辑的科学思维，大师也不能成其为大师，即使有一个“权威”的鉴定单位，也将于事无补。

现代高清印刷品和计算机的普及，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坐拥博物馆”，近距离接触50年前只有大师们才能看到的東西，甚至更多。这就是我和其他的非专职的学者们在这次《功甫帖》论辩中所利用的50年前无法想

象的学术环境。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书、画、印的材料，用自己的独特的知识结构、独立的思维和特殊的技能，来考察任何艺术品的真伪和鉴藏历史，对专职研究人员所给出的证据、逻辑和结论进行独立评估。科学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鉴定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鉴定专家、鉴定大师。鉴定中的神秘主义已经没有市场。鉴定必须回归理性，必须依赖科学的方法。建立一个同行评议的鉴定学术系统的时代已经来临。

至于“《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的说法，把毫无价值的伪科学与揭示真理的科学等量齐观，是对伪科学和反学术思想的鼓励，是一个危险的思潮，在任何学术领域都必须杜绝。

五、《功甫帖》辩论的意义

所以，这次《功甫帖》的论战之实质，不是民间对立于官方，也不是市场对立于学术，而是科学鉴定与伪科学鉴定的较量。这样的较量，从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开始，到黄庭坚《砥柱铭》的真伪，到苏轼《功甫帖》的真伪，等等，一直没有停止过，相信今后仍然会在别的艺术品上再次爆发。而这次发生在《功甫帖》这样相对简单的东西上，其实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很多自认为毫无鉴定知识而无限神化鉴定大师、神化大博物馆专职研究人员的大众，甚至很多博物馆专业人员说来，无疑是一次破除迷信的好机会，对部分博物馆专职研究人员来说则是一次警示：和任何其他学术门类的学者一样，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经得起考察的鉴定、研究成果。

（作者为物理学博士、书法家，就职于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作者感谢康耀仁、吴斌、杨岩松、赵华等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阅读、校对。）

苏轼《功甫帖》考辨

Research on *Gongfutie* by Su Shi

□ 朱绍良



引起争议的苏轼《功甫帖》

摘要：苏轼《功甫帖》墨迹被质疑是“双钩廓填”伪本，本文针对这一观点予以论证。

1. 双钩廓填，摹自《安素轩石刻》（谢稚柳先生对勾摹的定论）。
2. 翁方纲跋伪，与文集不符（存世古迹题跋多与文献不符）。
3. 张葱玉、徐邦达未见过《功甫帖》实物（此论差谬，张、徐皆留有过眼录及明确文字）。
4. 侧笔入锋，与苏轼书风不符（此论与可靠的历史文献不符，北宋黄庭坚曾专论苏轼侧锋用笔）。
5. 项子京、安岐收藏印真伪问题（举例为证）。
6. 纸张考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7. 博物馆专家高调介入民间作品真伪争论，言辞激烈。

8. 就郭祥正是否做过奉议郎，徐邦达是否“走眼”，虫蛀痕迹就是作伪，翁方纲造伪说，是否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等问题予以考辨。

结论：陈萧羽先生及苏富比研究报告已论述观点不会再多赘言。本文重点从纸张、“双钩廓填”、翁方纲跋文与文集、苏轼书艺书风、项子京、安岐藏印等方面进行论述。

笔者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时提供意见，后纷争时声明愿购藏，现将《功甫帖》是真迹的论证结果呈现给大家。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1]，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201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成交价折合人民币约5037万元。

书者苏轼^[2]生于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元丰四年（1081年），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受书者郭祥正^[3]（1035年—1113年），字功父，一作功甫，号谢公山人，当涂（今属安徽）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历官秘书阁校理、汀州通判等。自诩唐代大诗人李白转世，元人补有《青山集》30卷。

最近有关苏轼《功甫帖》真伪问题，学界发生了一些争论。《功甫帖》拍卖之前，本人曾考证研究。近日拜读上博三位研究员的文章，实感考证方法与观点颇有瑕疵，在此与三位学者商榷。

（一）媒体先后报道上博研究员对于《功甫帖》的质疑

1. 上博研究员率先发难

2013年12月21日，上海《新民晚报》署名乐梦融的文章^[4]《五千多万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以下简称文一）中，署名为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先生的采访报

道，认为苏轼《功甫帖》拍品问题如下：

（1）其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鼠迹乱蹿，一派佻父面目，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

（2）《功甫帖》勾摹本中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功甫帖》勾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

（3）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4）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的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幅拍品立轴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远。

（5）指出《功甫帖》墨迹源于拓本的时间是清中期道光四年（1824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功甫帖》伪本勾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年—1807年）辑刻的《安素轩



引起争议的苏轼《功甫帖》

石刻》。

(6) 记者采访手记：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2. 上博研究员加大力度给媒体爆料

2013年12月23日，《新民晚报》又刊《上世纪80年代曾有〈功甫帖〉赝品流传》一文（以下简称文二），言：

(1) 有知情人士向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透露，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化大革命”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无法确认。

(2) 上博书画部研究员单国霖随即向《解放日报》记者表示，他和另一位研究员钟银兰均曾见过《功甫帖》实物，完整报告中将不涉及《功甫帖》纸张问题，笔迹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录。而另一位研究员凌利中也告诉过本报记者，他在预展上研究过这件拍品。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报》方翔透露（以下简称文六）：多家媒体今天上午从上海博物馆方面核实得知，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而本报记者又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许汉卿的抄家清单中也未见这件《功甫帖》。上世纪50年代，此帖装裱成立轴后，一直深藏未示于世。

3. 上博研究员与刘益谦双方争论焦点

2013年12月30日，《东方早报》又刊载《上海博物馆研究者回应研究〈功甫帖〉原因》一文（以下简称文三），新的观点是：

研究者前天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他们是前不久通过研究馆藏的《刘锡敕》而顺带研究《功甫帖》，因为两者互为佐证，并非专门针对《功甫帖》，研究报告将于近日刊发。

刘益谦指出：“上博的专家并没有看过原作。”而据上博研究者之一的凌利中此前告之，9月份苏富比拍卖时他正在美国访学，当时专程到预展现场认真观摩了这一拍品。

研究人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勾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并非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所认为的“明人伪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馆藏《刘锡敕》的研究，研究人员已推翻了徐邦达先生对《刘锡

敕》的结论。

而通过对拍卖本《功甫帖》的研究，研究者或将再一次重新反思徐邦达先生对《功甫帖》的那短短评语。

当然，其实无论是徐邦达，抑或启功、谢稚柳等书画鉴定权威，生前难免也偶有争论或看“走眼”之处，从这一角度而言，倒也未必完全迷信权威。同理，对于上海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即将公布的关于《刘锡敕》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也尽可讨论。

4. 鉴定报告出炉，三位专家意见相左

2014年元旦，《中国文物报》又刊载单国霖先生^[5]《苏轼〈功甫帖〉辨析》一文（以下简称文四），钟银兰、凌利中二先生^[6]的《功甫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文五）认为从法帖中双钩。两篇文章出现重大变化，单国霖先生明显与钟银兰、凌利中两位先生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此两篇文章中，除分为两个阵营之外，文四另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1) 苏轼《功甫帖》的翁方纲跋为伪，字体由瘦长变为方字。

(2) 安仪周的印鉴款识为真，应该是《墨缘汇观》著录。

(3) 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未见此件作品。

文五的观点是：

(1) 墨迹本《功甫帖》是“双钩填廓”。
(2) 《功甫帖》墨迹本摹自《安素轩石刻》，是勾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

(3) 墨迹本书艺与苏书不符，远差于拓本。

(4) 墨迹本带有拓本特征，如墨斑等。

(5) 墨迹本并非安岐收藏，项子京的收藏印不可能不盖在本幅上。

(二) 对于以上诸文的考辨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溪岸图》轴的争论，致使中国古代书画追捧达到历史高潮，结果大都会博物馆科学测试否定了张大千造伪一说。

《功甫帖》墨迹到底真相如何，本文针对专家及媒体意见逐一详细辨析阐述。钟银兰、单国霖两位先生是笔者的前辈，前文涉及的诸位文中谬误之处，望不吝赐教。



《溪岸图》科学测试图



《溪岸图》现状图

(1) 为何言辞犀利并贬斥先贤？

文一：

《新民晚报》的采访手记以一种居高警示之态，不无耸人听闻批评道：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文三：

通过对拍卖本《功甫帖》的研究，研究者或将再一次重新反思徐邦达先生对《功甫帖》的那短短评语。

当然，其实无论是徐邦达，抑或启功、谢稚柳等书画鉴定权威，生前难免也偶有争论或看“走眼”之处，从这一角度而言，倒也未必完全迷信权威。同理，对于上海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即将公布的关于《刘锡敕》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也尽可讨论。

上述这些措辞本不应出现在学术性的考析文章中，其中用词的武断已情绪化地失去媒体客观立场与公正调查。特别是谈及已逝去的启功、徐邦达、谢稚柳诸贤，言辞不敬，三位前辈对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功绩甚伟，今人怀敬重之心非以贬盖棺！

(2) 专家意见由共同转变为异同

文一发布之时，三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对《功甫帖》提出质疑，而且冠以“上海博物馆名义”。前辈鉴赏大家的成就巨大，并以之为人和治学态度恩泽后世，我们要多怀敬仰之心。令人诧异的是，十多天后，《中国文物报》刊登的文四与文五中三位专家出现两种意见，变成以私人名义发表文章，并无任何头衔的个人署名。

尤其是文四与文五，针对清代安岐是否收藏过发生分歧，文四肯定《功甫帖》是安岐

收藏, 安岐收藏印为真, 应属《墨缘汇观》著录。文五坚称摹自《安素轩石刻》拓本。

(3) 争论焦点: 张葱玉、徐邦达二贤是否过眼

文四认为:

安仪周的印鉴款识为真, 应该是《墨缘汇观》著录。

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 不知出于何因, 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未见此件作品。

文四的新观点的确较第一篇文章有所变化, 肯定苏轼《功甫帖》为清初安岐《墨缘汇观》著录, 安岐收藏印鉴为真。

张葱玉日记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治书, 寄示东坡《功甫帖》, 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 (应为逗号)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 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 《道祖帖》真而不精, 又

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 若与《太简》为匹, 则真属双璧矣。”^[7]

质疑张葱玉看的是影本。首先, 大古董商韩慎先以赫赫名迹寄示, 是请葱公购藏, 而非考鉴, 二人交往甚厚。韩无理由也不敢用双钩廓填本蒙骗葱公。葱公学识渊博, 遍览古籍, 何况安岐《墨缘汇观》乃鉴藏家必读之典, 葱公过目睹帖自然清楚是为《墨缘汇观》著录、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的《苏米合册》, 其中包括苏轼《刘锡敕》《功甫帖》和米芾《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四札, 这里日记载《功甫帖》九字, 无疑是苏轼《功甫帖》了。文四在《道祖帖》后断句变为顿号, 用意良苦, 将后面的影本问题就与上句连成一体了。尽管当时处于战乱时期, 邮寄物品还是有诚信的, 如白坚甫邮寄元吉《聚猿图》、虞世南《破邪论》册、龚开《骏骨图》给三井高坚。

上世纪60年代初期, 国家文物局成立张

葱玉(组长)、韩慎先(后为刘九庵)、谢稚柳三人小组^[8], 走遍全国, 鉴定公私所藏古代书画, 三人朝夕相处难免谈及苏轼墨迹。葱公将《苏太简帖》列为精品, 又怎能不涉及苏轼《功甫帖》呢? 况且, 又有韩慎先上世纪40年代沽售苏轼《功甫帖》向张葱玉兜售之事。

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未编入苏轼《功甫帖》, 其缘由是《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原计划审鉴编入6000余幅书画, 因葱公英年早逝, 文物出版社将已完成的2800余幅书画编撰成书。《苏米合册》中米芾《章侯茂异帖》和《道祖帖》, 在其日记中同样可查, 但未见载入《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曾巩《局事多暇帖》页, 曾是葱公收藏, 亦未编入《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尤为不解的是, 文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言, 徐邦达先生未见苏轼《功甫帖》实物, 此论实属子虚。徐先生在《古书画过

眼要录》前言中特意声明, 凡过眼之作皆注明, 以初小语文知识亦懂“过眼”即“看过”之意。值得注意的是, 徐老加了“按”语, “《功甫帖》为第二幅, 虽只九字, 极为神采。”^[9]

徐先生究竟是否“过眼”, 另有发表的文章为证, 1992年第2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 徐邦达先生在《书画鉴定百例》中《苏轼〈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页》中文字:“曾见赐《宣德郎刘锡敕草》一通, 在《苏米翰札》合册中, 见之《书画鉴影》卷一〇, 闻今已分拆。其中, 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 现藏上海博物馆, 皆真迹无疑。”^[10]徐文明确记载曾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过眼”《功甫帖》, 并一锤定音为“真迹无疑”。文中还记述, 其意“闻今已分拆”所观四札之为上博, 1992年合册已分拆。近闻上博告知媒体, 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 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

笔者在此认为张葱玉、徐邦达二贤是目睹过《功甫帖》墨迹的, 并以其丰富深厚的“过眼”经验和经历, 先后赞誉《功甫帖》为“最佳”与“神采飞逸”。

(4) 项元汴、安岐铃印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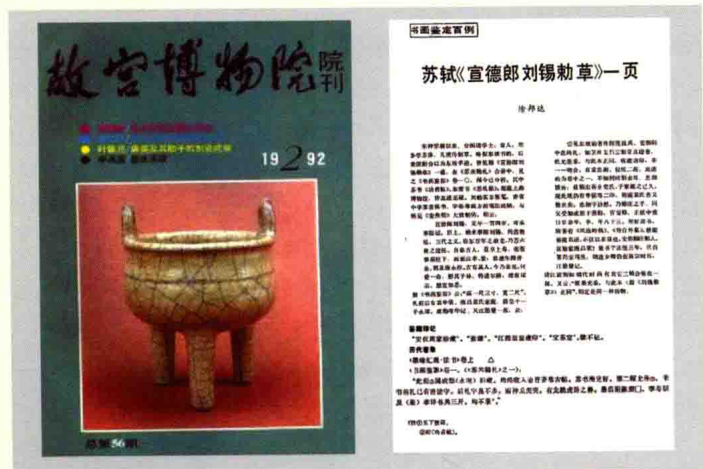
钟、凌二先生在文一和文五两篇文章中认为, 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为真, 但是, 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 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二位鉴定家或堪称当代鉴定大家, 在明代最著名鉴藏家的铃印问题上, 竟不免有疏漏之嫌。其认为按项子京的铃印习惯, 必定将收藏印铃盖于本幅之上, “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张伯英收藏的王羲之《此事帖》、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王羲之《行穰帖》、有邻馆收藏的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台北故宫”收藏的郭忠恕《雪霁江行图》^[11]经过项子京收藏, 已有普世定论为真迹, 四幅作品本幅上均没有项氏收藏印。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 这一名迹曾经被项子京收藏过, 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

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明确事实, 即项元汴收藏铃印不一定盖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之上, 两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疏忽, 则有利于过眼之宽博。

关于文四苏轼《功甫帖》辨析:

文四称“与翁方纲跋同一纸上铃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携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 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 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 而同书中著录苏轼



王羲之《此事帖》



王羲之《行穰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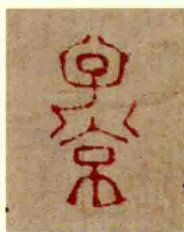
郭忠恕《雪霁江行图》



《出师颂》



蔡襄《澄心堂帖》



苏轼《一夜帖》



苏轼《功甫帖》



王羲之《行穰帖》



王羲之《行穰帖》



王羲之《行穰帖》



苏轼《获见帖》



苏轼《覆盆子帖》



苏轼《功甫帖》



蔡襄《暑热帖》



黄庭坚《致明叔少府帖》



苏轼《功甫帖》

《覆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

有明以降，藏家以多印为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编录藏印，因时局之限，难免挂一漏万，虽为鉴定重要工具，但若将之奉为无有漏遗的法典，不免以管窥豹。北京故宫藏欧阳修《灼艾帖》卷上，项子京“携李项氏世家宝玩”和安仪周“安仪周家收藏”藏印，均与苏轼《功甫帖》藏印一致。对比黄庭坚《致云夫七弟帖》、苏轼《覆盆子帖》墨迹上“安仪周家收藏”鉴藏印，亦完全一致。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是以上海博物馆藏书画为基础辑录而成的印鉴款识。仅此推论，鉴定一学需广征博纳，区区印章虽小，疏漏一枚，证据链可能不击而溃。金章宗完颜璟的明昌诸玺中《明昌》大方印、元代柯九思最重要的《柯氏秘笈》、清高宗弘历近千余方玺印未收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

王珣《伯远帖》藏印累累，安岐在《墨缘汇观》中未将一印录入。陆机《平复帖》，安岐仅记载藏印“宣和”“政和”“张丑之印”三方，上面宋徽宗印鉴七方，韩世能父子、梁清标等历代藏印数十方为何也没记录呢？

故文四中关于项元汴收藏印问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研究者是否经手过眼，决定鉴定家素质。

上博研究者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

通过研究馆藏的《刘锡敕》而顺带研究《功甫帖》，因为两者互为佐证。

并非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所认为的是“明人伪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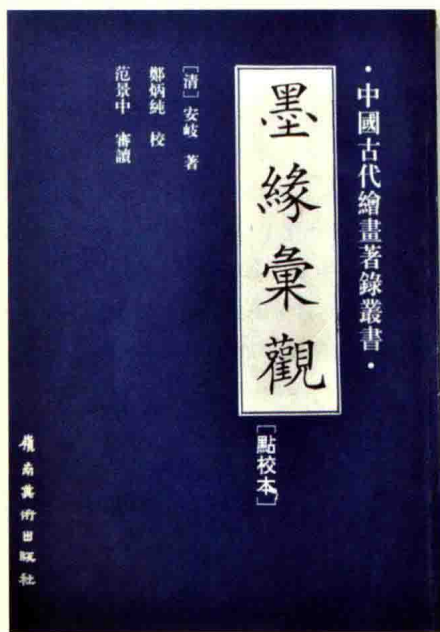
苏轼《覆盆子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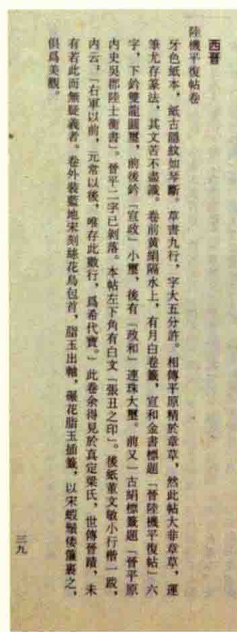
黄庭坚《致云夫七弟帖》



苏轼《功甫帖》



安岐《墨缘汇观》



陆机《平复帖》



王珣《伯远帖》

也就是说，通过对馆藏《刘锡敕》的研究，研究人员已推翻了徐邦达先生对《刘锡敕》的结论。

文二所言苏轼《功甫帖》曾在上海博物馆收藏，“文化大革命”退还文物定为赝品，让物主携带出境。张、徐二贤定为真迹的苏轼《功甫帖》，为何翻盘复定为赝品呢？而张葱玉、徐邦达定为赝品的《刘锡敕》，为何至今还冠冕堂皇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

录，这是古代书画研究大忌，仅依图录研究，是非常不严谨的行为。图录上是看不清是否是“双钩廓填”的，如果真的没上手看实物，出研究报告是不负责任的。

文六：短短20天内，上博研究员并确切对媒体逐力传言，渐次披露的观点和资料，致使《功甫帖》的真赝争论扩大与混乱。几天前坚称《功甫帖》从未进过上博，其后表明知道此帖于上世纪50年代装裱成轴，并确切知道一直隐秘未现。